

文化礼堂协奏曲(组诗)

王存政

灯光

文化礼堂的灯光亮了，
像春天油菜花一样斑斓，
像秋天金桂花一样璀璨，
像春雨一样滋润，
像秋水一样明媚，
像纱灯里的渔棉会，
像花灯里的元宵节，
闪烁在夜晚，
闪烁在心头，
绚丽，温暖，饱满，灿烂，
——红红火火，
像我们对土地炽热的情感。

志愿管理员

我每天都要
问候粉红的小花、绕舌的小鸟，
问候每一位早起的乡亲，
问候公园里打太极的二表哥，
问候抱着小孙女的王家嫂子，
她一遍遍哼唱姚剧《打窗楼》，
那里面的爱情叫人着迷……

在这里，岁月静好：

开门，摆桌椅，整理书籍，
轻唤每一位姐妹兄弟，
有时也聊聊天风家训，
有时也讲讲村史记忆——
那条古道，那口老井，当年
带头办起家庭工厂的张家老七……

月落日升，感觉这里的光才叫日子，
接地气，通人气，踏实，有活力，
感觉我的微笑也如山泉可掬。
——偶尔，我会坐在文化礼堂的一角，
想想眼前，想想过去，
想想这一生的来龙去脉，
一如，村头那弯潺湲的小溪。

乡风馆

陈列的是再熟悉不过的劳动工具，
还有祖辈耕田播种的模样——
木齿耙、石磨、锄头和犁，
谷风车、蓑衣、扁担和箩筐……
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

丰收的歌谣绵延回荡。

那么纯净，那么舒畅，
每一次呼吸，都弥漫着泥土的芬芳。
月落日升，春风秋雨，
历史和初心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收藏的都是无价之宝，
勤劳，淳朴，爱和希望……

舞台上的嬷嬷

嬷嬷穿上了戏服，
嬷嬷化了妆，
嬷嬷站在舞台上——
一笑，一嗔，一喜，一怒，
一怨，一忧，一思，一痴，
一个云手，两段盘腕，几步圆场……

快看嬷嬷的眼神，
快看嬷嬷的身段，
嬷嬷不是嬷嬷了，
嬷嬷居然有这等优美的扮相。

嬷嬷不是嬷嬷了，
嬷嬷演的是《锁麟囊》——
“莽官人羞得我脸似海棠，
到此时倒叫我有话难讲。”

那么投入，那么沉醉，
那么生动，那么酣畅……
嬷嬷不是开农家乐的嬷嬷了，
暗香盈袖，青丝流芳，
台上台下，一起回到嬷嬷的姑娘时光。

村歌嘹亮

这支歌里有村前那片农田，
田间茁壮的秧苗和花瓣；
这支歌里有村后那座高山，
山上挺拔的银杏和云杉；
这支歌里有阴晴圆缺，
有意气风发也有困苦艰难。
这支歌里有梦想，
有我们挚爱的锦绣家园。
前后左右的歌唱者，
全是亲人啊，
也是我的童年、青年和壮年。

歌声迢迢如古道攀援，
歌声猎猎如旗帜招展。
我们的热血和荣光，奔涌在大地上；
我们的丰收和希望，高歌入云端。

应敏明

父亲少小便离开黄岩老家到了宁海，在此成家立业。爷爷健在时，逢年过节，父母总会领着我们姐弟三人乘车翻山越岭去黄岩。有一年中秋，月亮特别大特别圆，童年的我站在爷爷的东厢房里，透过嵌有梅花纹结子的格子窗，看见一轮明月澄澈。不知是不是那扇格子窗的缘故，后来每每到了中秋节，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那一轮明月：月亮上长出一株梅树，几丛梅花粲然绽放。

似乎早有约定，成年后，我喜欢上古代艺术品，第一件藏品便是一扇格子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去雷婆头峰山下国画大家潘天寿先生的故乡冠庄，在一家经营明清家具的店铺里，我的眼睛被一扇挂在墙上的格子窗吸引。这窗子内圆外方，线条轮回不重复，中间结子清雕八仙，俊秀空灵。那一眼，激起我强烈的拥有欲。遗憾的是，主人不肯卖，那扇窗子上还贴了张“非卖品”的小纸条。回家后，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扇窗子，几乎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不死心，托熟人“三顾茅庐”，终于感动主人，将窗子让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线条不断的格子窗叫作“一根藤”。它巧妙运用各种榫卯结构，将一块块普通的木条连接成一根蜿蜒多姿的藤状艺术品。

后来，我陆续收藏了近百扇格子窗，它们产地不同，风格各异。但对我来说，最喜欢的还是宁海的格子窗。宁海古代民间工匠，尤以木匠的技艺在浙东首屈一指。这里的明清家具遗存丰富且优，令今天的收藏家们趋之若鹜。宁海沿海，为防台风，明清建筑普遍不高不大，构件也朴素，但那些古宅的窗户极为漂亮。那些窗户外沿装格子推窗，外沿装能开关的摇杆窗。平日里摇杆窗开着，格子窗合着，夜晚摇杆窗关上，插上木档。冬天格子窗的后背糊上白纸，既挡风也能采光；夏天用水擦去糊纸，通风纳凉。如今，我的书房里也挂了好几扇格子窗，除了养眼，还有种奇妙体验：格子窗挂到墙上，室内空气仿佛一下子流动起来，给人以莫名的轻松和愉悦。

目前宁海的格子窗大多是清代遗存，也有一些明代的。明式格子窗重功能，尚素雅，有独特的框架和几何图案，格子以横直细格、豆腐格为主，也有水波纹、鱼水纹、福寿纹、龙凤纹等。窗框都是二炷香线脚，与明式家具线脚相通。宁海一市箬岙村人文历史悠久，旧时曾有植桂、引之堂等五个书院，村子里还留有数幢明式建筑，我曾置身其

赵安炉

嘀嘀嘀，短信提示音响起，点开，看到自己的车牌号，心头一惊：又违章啦。短信内容从头到尾细看一遍，哪天？何地？一番苦思冥想之后，懊恼弥漫全身。此番情形，想必许多车主并不陌生吧。

曾作小文《有车真好》，描述汽车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捷。写有车的好，自然就避开了有车的恼。随着交通管理的规范与有车一族的与日俱增，汽车带来的烦恼还真是不堪细说。

有车之恼，最甚莫过于违章。有日，去“交警大队”，接受违章处理的车主排成了长龙。违章，不外乎超速、闯红灯、开错了道、停错了地。按理，遵守交通法规也不难，然，有时心里一急便疏忽了。就说超速吧，宁海沿海南线，宽敞的四车道，视线良好，开个80迈、100迈也属正常，但限速却是80迈或60迈，不留神，下脚一重，便超速了。新修的桃源北路、北斗北路，笔直宽敞，你得时刻留意限速标志，否则，一不小心“咔嚓”一下，给你来个闪亮登场，哈哈，你就乖乖受罚吧。有时也不想不通，既然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迈，干吗要制造出这么多高排量的汽车呢？路好车好，稍微一踩油门，车速嗖地一下就上去了。

每天迈出门，入眼皆是车，形形色色的车塞满大街小巷，你去办个事，串个门，购个物，首先想的是有没有地方停车。虽然，我们的城区在不断扩大，但远远赶不上车的增加速度。以前大多数单位无车，现在是大多数家庭有车。于是，那些老旧小区就车满为患，你要是晚些回家，在小区里转上一百圈，恐怕也找不到一个停车之处。公共停车位少得可怜，路边可供停车的位置少之又少，你若心存侥幸、贪图方便，随便一停，呵呵，等你回来，或许车门上一张罚款单就向你招手了。

人一旦拥有了车，便会把车当成自

间，欣赏到明代横直格摇杆窗的独特风韵：腰板草龙工、窗棂龙纹竹节工、窗条子瘦长，都是二炷香框，形制古拙，具有典型的明代风格。

清式格子窗呈现男秀女繁的一面，它结构复杂，装饰内容更为丰富。宁海清式格子窗的主要形式有大拷窗、和合窗、直棂窗、直格窗、摇杆窗等，少见江南其他地方的龟形纹窗、冰梅纹窗、铜线纹窗等样式，腰板还雕刻人物或文字。例如黄坛“四堂”——厚治堂、益善堂、克绍堂和已被烧毁的居易堂，都很著名，它们分别建于乾隆、嘉庆年间，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石雕、砖雕、木雕，

其中格子窗十分精美，有一根藤、斜格、万字等推窗，图案或空灵或严谨，条子顺滑，结子精美。其摇杆窗不但格子美，腰板雕刻也极为生动，堪称浙东一绝。黄坛小姐楼的格子窗采用花瓶图案，一根藤形式，镶嵌的结子采用黄杨和红木，这在浙江非常罕见。民间谚语：大湖的谷，黄坛的屋。说的是黄坛的“四堂”和小姐楼等建筑在宁海最为漂亮，而那些格子窗就是点睛之作。前童小镇秉承耕读传家，儒家文化积淀丰厚。前童四合院的窗子以直棂、合窗和直格窗为主，其中有座墙面上书有“群峰笋笏”四字的古宅（现为童衍方艺术馆），四对摇杆窗，腰板刻着《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等八段，字体遒劲有力，内容寓教于日常，寄托了主人传承良好家风的愿望。

宁海大拷窗以深明清潭为代表，非常优秀。大拷窗一般固定在中堂门两边，是建筑内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拷窗采用一根藤、斜格、直格等风格，形制大气，窗上还雕有动物或福禄寿禧等吉祥文字，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据传，光绪年间清潭有位竹姓木匠，人称“竹斧头”，斧头功好，一斧头下去从不伤木料。他设计制作的大拷窗，榫卯严丝合缝，经久耐用，今天清潭仍有“竹斧头”的作品遗存。

宁海其他地方的格子窗同样有不俗表现：长街大湖“五份头”有特色的工字窗、福寿窗等；西店靠近奉化，窗子为奉化风格，名字也好听，灯景窗、柳叶窗、壶形窗……不一而足。

建筑里的格子窗最契合江南气质，灵动，隽永，它是建筑的眼睛，也是游子梦里萦绕的乡愁。几十年过去，那扇打开我收藏之门的“一根藤”窗子至今仍珍藏在我的家中。“一根藤”，多好的名字，你看不到它的起始，也见不到它的终点，它回旋穿插，绵绵不绝，像白昼夜晚，四季更迭。如今，爷爷、父亲已离开我多年，但那轮圆月、那棵梅树，永远盛开在我记忆的格子窗上。

己的一双脚，一日也少不得。若是发生小擦小碰，花个三五天也就过去了，要是遭遇大事故，车辆受损严重，修理时日漫长，有条不紊的生活一下就被打乱了。驾驶摩托车俗称“肉包车”，驾驶汽车叫作“车包肉”，受伤的概率极低。然而，我“有幸”成为倒霉蛋，2000年一场车祸，险些丢了命，住院月余，落下一身病痛。

车在道上行，出点事故总是难免，即便你谨慎小心，也难保不会碰上粗人者。这时，纵然责任在对方，受损的车总得修吧。看到自己的爱车无辜遭殃，那个心疼啊，真是无处话凄凉。这就好比，你无端被人误伤打成骨折，尽管他人出钱治愈了你，但个中的痛苦和懊恼又与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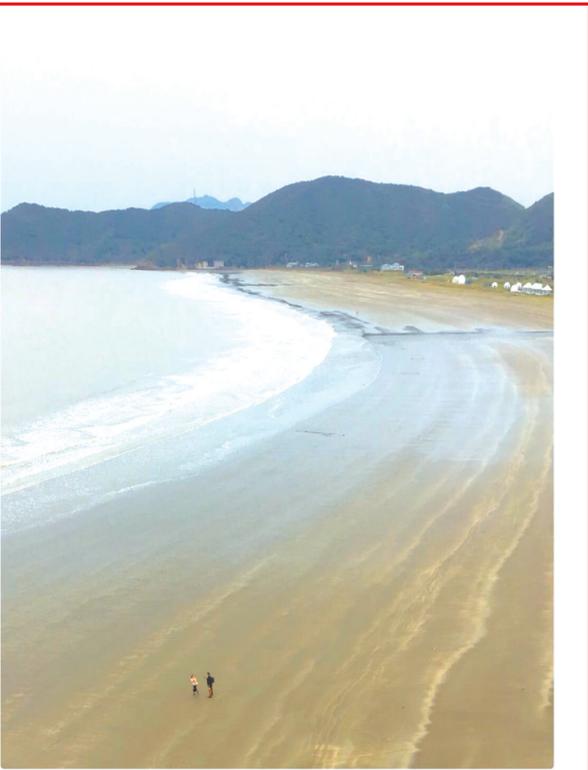
于是，不由得怀念起过去的时光。那时，一个单位有辆小汽车便是了起了不起的事儿。城区几乎没有红绿灯，上下班高峰期，交警站在马路中央，吹着哨，做着手势，指挥交通；县城内没有测速装置，车速由你掌控，只要安全便行。记得考得驾照后，第一次上杭甬高速，最高车速直逼160迈，把那辆“普桑”开得差点儿飘飞起来，那个刺激啊，现在忆起仍会吓出一身冷汗。

堵车，已是城市的一大通病。就说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吧，上下班高峰期或遇重大节日，行车犹如蜗牛爬车，人坐在车里，看着电动车、自行车从你车边鱼贯而过，你一定心生羡慕。不过，这烦恼是自找的，你尽可弃车或步行或骑车或打的或公交。

想起一友人，坚持不买。他说，单是车辆的保险、年检、保养、洗车、停车就够麻烦了，更别说还将面对一张张罚单。所以，他每天步行上下班，遇远路便骑单车，笑称自己是不带尾气、不给社会添堵的“无公害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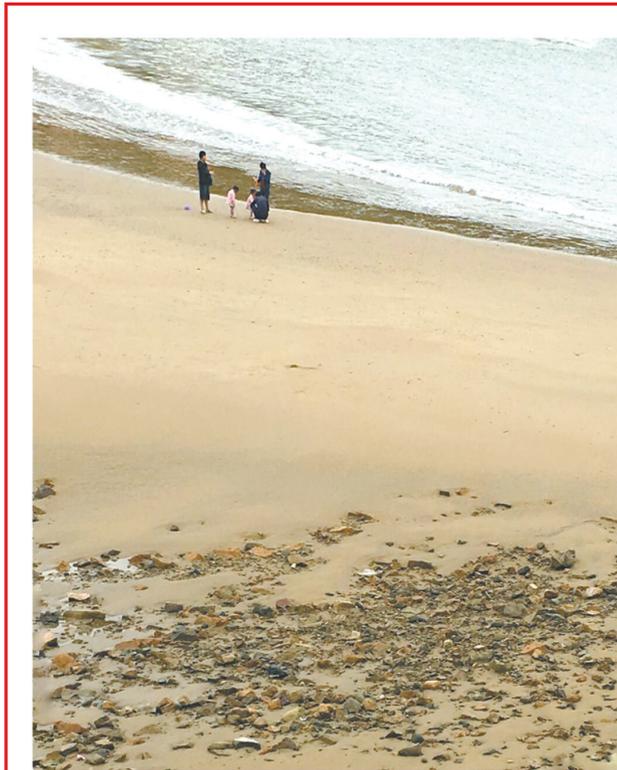
不过，话又说回来，让有车一族弃车从步，恐怕也是件难熬的事儿，一旦拥有，再次失去，心里必然空落落，像是丢了魂似的。所以，车还是得开，行车停车遵守交规，把有车的烦恼降到最低程度吧。

宁海格子窗



傅红兵 摄

岱山·沙滩



岑燮钧

舜江府有个著名的涵元阁，旧主据说是前清的一个大员。少爷是个书痴，收罗了不少海内孤本。暮年，少爷膝下荒凉，曾不止一次对仆人谢玉良说：

“不知涵元阁会落在谁手？倘也是个爱书的，我也放心了。”“老爷，你放心，有我一天在，我就不会让涵元阁丢失一本书。”

少爷曾跟着位高人，学会了古书修复。谢玉良是书童，自然也懂得七八分。少爷过世后，涵元阁捐给了舜江大学的图书馆，他就成了古籍部的修书匠。他有一手当年跟着少爷混得的绝技——借尸还魂法，能把整本旧书更新，让原来的墨迹附在新的纸张上。这一技法，江湖罕见。眼见得谢玉良也渐渐老去，图书馆就让他带了一个徒弟——龙志安。

龙志安是个年轻人，学古典文献的。修古书是一件精细活，须坐得冷板凳。拆线，清洗书页，处理虫眼和书病，替换册页，重新装订，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一天糊不了几页。尤其是借尸还魂的技法，那可是秘密，不轻易传人。入了这个行，就得守着这个活。龙志安虽不敢怠慢，却也多少热情。

谢玉良闲了时，就给龙志安讲当年的事。“我是答应了老爷的，他守一辈子，我也守一辈子。”谢玉良像伙计一般，忠心耿耿，仿佛这藏书楼仍是他的旧主。

可惜，形势逼人。日本人攻下了上海，舜江府危在旦夕。舜江大学西迁，搬走了涵元阁的一半藏书——车马颠簸，已不能再多带了。

“师父，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老了，跟不了你们年轻人了。这半楼藏书，耗费了我老爷一世心血，宋元孤本，尽在其中，你要好生看管，剩下的，我守着。”

“师父，你要好好的，等我们回来！”龙志安眼睛红了。龙志安一走，谢玉良有好一阵失魂落魄。剩下的半楼藏书，虽不是珍本，却也是燕子衔泥，好不容易收拢来的。他记得很清楚，有一回，太阳下山，老爷还没回门。他一路寻过去，在舜江

□小小说

涵元阁

桥下，只见老爷坐在石阶上，守着一地的旧书，不知所措。原来，书太重，他用手杖扛在肩上，谁知下桥时，一颠一颠，咔嚓一声，手杖折了，书散落一地。

日本人进城的那一夜，谢玉良住在涵元阁。他提着一盏马灯，前前后后仔细查看。他听到了外面的兵荒马乱，把灯笼提得只剩一点点，一灯如豆，却又不绝如缕。他上楼下楼，坐立不安。过了会儿，他听到一队队日本兵从门外经过，感觉楼都在震动，那靴子仿佛就踏在古书上一般。

终于有一天，一个日本人进入了涵元阁，身后跟着两个侍卫，还有一个翻译。翻译官说，

太君想上楼参观参观这江南著名的涵元阁。谢玉良说，涵元阁只有一堆破书，没什么好看的。

“破书？我就是要看破书！”日本人说着半生不熟的汉语。

“把书柜都打开！”翻译摆下一句话。谢玉良徘徊不前，侍卫厉声喝道：“打开！”谢玉良没法，他只得一一打开。“下去！”日本人把他赶走了。

谢玉良躬着背，在楼下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迟钝的耳朵变得特别灵敏，上面的些微声响都牵动着他的心。他几乎说得每一个书柜里书的来历，其中最东

边一柜最上层的一套书，是少爷第一次用“借尸还魂”法把破书修复的。看着旧墨迹重新附着在新书页上，少爷喜形于色，说有了这门绝技，古书可以不朽了。前几日，谢玉良检视书柜，发现这一套书竟然没有“西迁”，他心头不由一沉。

日本人走下楼来，捧着一函旧书。谢玉良眼睛直了，他伸出手去，想把那函书夺回来，侍卫把他挡住了，他喊：“书不下楼——不能拿走啊！”这一说，仿佛提醒了日本人：“你的，知道，孤本在哪里？”谢玉良装糊涂：“我只是个管门的，啥叫孤本？”谢玉良竟欲再上去阻拦时，侍卫一把把他推倒了。

第二天，涵元阁门口的牌子